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兩花香 第六種 洲老虎 周正寅

事有不便於人者，但有良心，尚不肯為，何況害人命以圖占人田產？此等忍心，大千天怒，周之惡報，是皆自取。

或問癩電吞食周虎之子，何如竟吞周虎，豈不快心？要知周虎之毒惡，因謀占洲灘，遂害人性命，若竟吞其身，則有子而家業仍不大壞。今只吞其子，留周虎之頭以梟斬示眾，並令絕嗣，又令妻妾淫奔，家貲抄洗。人謂周之計甚狠，孰知天之計更狠。不孝為諸惡之最。今曹乞丐圖進身，現有瞽母，竟謊答隻身，既進身而自己飽暖受用，竟忘瞽母之饑寒苦楚，曾不一顧，又不少送供饋，是曹之根本大壞，即不遭周虎之棍擊腦破，亦必遭雷斧打出腦漿矣。其形相富厚，何足恃乎！

順治某年，江都縣東鄉三江營地方，渡江約四、五里，忽然新漲出一塊洲灘，約有千餘畝。江都民人，赴控具詳請佃。其時，丹徒縣有一個大惡人，姓周，名正寅，家財頗富，援納粟監護符，年已半百，一妻、一妾，只存一子。這人慣喜占人田產，奪人洲灘，淫人妻女。家中常養許多打手，動輒扣人毒打，人都畏懼如虎。鄉里因他名喚正寅，寅屬虎，就起他諱名叫為「洲老虎」，又改口叫他做「周虎」。他聽人呼之為虎，反大歡喜。

本縣又有一個姓趙的，家財雖不比周富，卻更加熟諳上下衙門，也會爭占洲灘，卻是對手。因江中見有這新洲，都來爭論。周虎道：「這新洲，我們預納了多年水影錢糧，該是我們的。」趙某道：「這新洲，緊靠我們老洲，應該是我們的。」江都縣人又道：「這新洲，離江都界近，離丹徒界遠，應該是我們的。」互相爭訟，奉院司委鎮、揚兩府，帶領兩縣，共同確勘，稟駁三年有餘，不得決斷。

周虎家旁有一張姓長者，諂小詞二首，寫成斗方，著人送與貼壁。周虎展看，上有詞云：

莫爭洲，莫爭洲，爭洲結下大冤仇。日後滄桑未可定，眼前訟獄已無休。莫爭洲，各自回頭看後頭。且爭洲，且爭洲，爭洲那管結冤仇。但願兒孫後代富，拚將性命一時休。且爭洲，莫管前頭管後頭。

周虎看完，以話不投機，且自辭去，照舊不改。

周虎每日尋思無計。一日自街上拜客回來，路遇一氣丐，生得形相胖厚，約有三□餘歲。周虎喚至僻靜處，笑說道：「你這乞兒，相貌敦重，必有大富大貴，因何窮苦討飯？」乞丐回復道：「小人姓曹，原是宦家子孫，因命運不好，做事不遂，沒奈何求乞。」周虎又問：「你家中還有何人？」乞丐問道：「蒙老爹問小人家中何人？有何主見？」周虎道：「若是個隻身，這就容易看管。」曹乞丐有個瞽母現在，因謊答道：「小人卻是隻身，若蒙老爹收養，恩同再造。」

周虎向丐笑道：「我有一說，只是太便宜了你。我當初生有長子，死在遠地，人都不知。你隨到我家，竟認我為生父，做我長子，我卻假作怒罵，然後收留。」丐即依言，同回家內，先怒問道：「你這畜生，飄流何處？如此下品，辱我門風。」要打要趕，丐再三哀求改過自新，方纔將好衣好帽，沐浴周身一新，吩咐家人，俱以大相公稱呼。乞丐喜出望外，猶如平地登仙，各田各洲去收租割蘆，俱帶此丐隨往，穿好吃好。

如此三月有餘，周虎又帶許多家人、打手，並丐同往新洲栽蘆。原來新洲栽蘆，必有爭打。趙某知得此信，同為頭的六個羽黨，叫齊了百餘人，棍棒刀槍，蜂擁洲上，阻攔爭打。這周虎不過三□餘人，寡不敵眾。

是日，兩相爭鬥，棍棍交加，喊聲遍地。周虎的人多被打傷，因於爭鬥時，周虎自將乞丐當頭一棍，頭破腦出，登時畢命，周虎因大喊大哭：「你等光棍，將我兒子青天白日活活打死，無法無天。」趙某等看見，果然兒被打死，直挺在地，畏懼都皆逃走。

周虎即時回去，喊報縣官。因關人命，次日本縣親至新洲屍處相驗，果是棍打腦出，吩咐一面備棺停著，一面多差幹役，各處嚴拿兇手。趙某並羽黨六人，都鎖拿送獄，審過幾次，夾打成招。縣官見人命真確，要定罪抵償。

趙某等見事大壞，因請出幾個鄉宦，向周虎關說，情願將此新洲總獻，半畝不敢取要，只求開恩。周虎再三推辭。其後，周虎議令自己只管得洲，其上下衙門官事，俱是趙某料理，他自完結。趙某一面星飛變賣家產，商議救援。這周虎毒計，白白得千餘畝新洲，心中喜歡，欣欣大快樂。因同了第二個真子，帶了幾個家人，前往新洲踏看界址。

是時天氣暑熱。洲上佃屋矮小，到了夜晚，父子俱在屋外架板睡著乘涼。睡到半夜，周虎忽聽兒子大喊一聲，急起一看，只見屋大的一個癩頭電，口如血盆，咬著兒扯去。周虎嚇得魂不附體，急喊起家人，自拿大棍，飛趕打去，已將兒身吞嚼上半斷，只丟下小肚腿腳。周虎放聲大哭，死而復甦。家人慌忙備棺，將下半身收殮。

方完，忽見三個縣差，手執硃簽。周虎看簽朱：「標即押周正寅在新洲，俟候本縣於次日親臨驗審。」周虎看完，驚駭道：「我這兒子是癩電吞食，因何也來相驗？」問來差原委，俱回不知。地方小甲，搭起篷場，公座俟候。

到了次日，只見縣官同著儒學官，鎖著被犯趙等六人，並一瞽目老婦人，帶了刑具作伴行人，俱到新洲蘆席棚子下坐定。周虎先跪上稟道：「監生兒子，實是前夜被江中的癩電吞死，並不是人致死，且屍已收殮，棺柩已釘，只求老父母准免開棺相驗。」縣官笑道：「你且跪過一邊。」因吩咐作伴手下人役，將三個月前棍打腦破的棺柩擡來。

不一時擡到，縣官吩咐將棺開了，自下公座親看，叫將這瞽目老婦膀上用刀刺血，滴在屍骨上，果然透入骨內，又叫將周虎膀上刺血滴骨，血浮不入。隨令蓋棺，仍送原處，即喚周虎問道：「你將做的這事，從實說來。」

周虎見事已敗露，只得將如何哄騙乞丐，如何自己打死情由，逐細自供不諱。縣官道：「你如此傷天害理，以人命為兒戲。因你是監生，本縣同了學師在此。今日本縣處的是大惡人，並不是處監生。他雖已實說，也一夾棍，重打四□。」打得皮開肉綻，著將趙等六人討保寧家，就將鎖鈕趙某的鎖鈕將周虎鎖鈕，帶回收在死牢內，聽候申詳正法。洲上看的無數百姓，俱各快心。

有精細人細問縣官的隨身的內使，方知縣官因在川堂簽押困倦，以手伏几，忽見一人頭破流血滿身，哀告道：「青天老爺，小人姓曹，乞化度日，被周虎哄騙充做兒子，在眾人爭打時，自用大棍將小人腦漿打出，登時死了，圖占人的洲灘。小人的冤魂不散。但現有瞽目老母在西門外頭巷草棚內，乞化度命，只求伸冤。」縣官醒了，隨即密著內使，喚到瞽目老婦細問，果有兒子。猶恐蘿藤不確，特來開棺滴血，見是真實，纔如此發落。眾人聽完，總各知曉。

這縣官審完事，同學官即到周家查點家產，有周家老僕回稟：「主母同家中婦女，聞知事壞，收拾了金珠細軟，都跟隨了許多光棍逃走了。」縣官聽完道：「這都是姦淫人妻女的現報。」因將家產房物，盡數開冊變價，只留五□兩交瞽目老婦，以為養生棺葬之用，其餘銀兩貯庫，存備賑饑。至於周虎自己原洲並新洲共計三千餘畝，出示曉諭城鄉各處，但有瞽目殘廢孤寡之人，限一月內報名驗實，僅數派給，各聽本人或賣或佃，以施救濟之恩。

不多時，京詳到了，罪惡情重，將周虎綁了，就在新洲上斬首，把一顆頭懸掛高桿示眾，人大快，個個痛罵。趙等六人並江都縣人，俱不敢再占洲灘。本鄉人有俚言口號云：

兩個屍棺，一假一真。假兒假哭，真兒真疼。謀財害命，滅絕子孫。淫人妻女，妻女淫人。梟斬示眾，家化灰塵。現在榜樣，報應分明。叮嚀勸戒，各自回心。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